

一、繁华之中的窘迫

窘迫的纽约

我始终觉得纽约确与中美大陆或博茨瓦纳迥然不同。自从中西部搬来之后，长期以来我总感到生活在纽约的人就像一群嗡嗡营营焦躁发热的苍蝇：在这全国淋巴要害之地，人们以疯狂的速度神经质地来去匆匆；驾车者习以为常却又义无反顾地闯红灯；人们走路说话都特快，许多人竟还边走边嚼咽着手里的午餐……

街上的人们在交谈时是那么的心不在焉、东盼西顾，仿佛又同时在与我敷衍。纽约人大都如此德行。有时我偶尔在银行或百货商店驻足，却经常听到有人呱呱地在向出纳员或店员喋喋不休地抱怨或叫嚷。这种情况尤以八月为甚，大概届时那些老兄的心理分析医生都去休假，不暇他顾了吧！

某天（绝非四月一日的愚人节）我发现一家新潮的美发厅正在为顾客理制“狮子拉尿”的时髦发式，有人在华尔街上叫卖“鲍勃幸运薯”，一些投资人为讨口彩竟然趋之若鹜争相抢购；大街上150名“反身跑”选手正在一英里的赛程上竞争，借以吸引公众对这项新奇而独特运动的注视和关心；还有的人在当街为其蹩脚的狗织毛衣招揽生意。

纽约的所有设施都差强人意，整个城市就像一辆老爷车上的缓冲装置那样行将报销，然而却岌岌可危地将就应付。说起报废，我注意到纽约人是怎样看待某桩事物是应该予以废弃的：有条道路已坏得千疮百孔必须进行重新修筑了，一天一辆载货卡车刚

好在该路的立体道叉口翻坠，于是当局决定将该道路关闭以候修葺，殊不料时至如此境地，这一措施竟还招来驾车者们的啧啧抱怨。

一天我在人行横道线旁等候‘通过’绿灯时，不禁注意到旁边那人正在表演吞火。他为了几个钱上街当了街头流浪艺人。他告诉我，他一年可挣 37 500 美元。在纽约，你甚至说不清这话倒底是在炫耀呢还是在抱怨。他说他上这儿要把戏挣钱，可不久就发现光在纽约献艺是不够的，因为即使没人观看，你也照样得把那炙热的火炬吞吐不停。他为了这营生还专门去上课，我真不知道他是否在开玩笑。不过如果说在纽约有一座吞火学院的话，我绝不会殊感惊讶。因为这里有着各式各样的教习班：有的传授你在灼热的炭火上躡足行走；有的教授你如何改去非纯正的纽约口音；甚至还有一门课程指点你怎样以 10 万美元之数在曼哈顿舒心地消受一年。

在纽约，似乎大家的钱都不够用。有位在报馆工作的夜间治安值班员在一次彩票中赢了 100 万美元，可按规则这笔钱款除去税收，有关方面只能以大约每年 3 万美元之数 20 年付讫。由此他即使不在纽约生活的话也不敢贸然作出财大气粗的惊人之举——辞职。

漫步纽约街头，人行道上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派芸芸众生，旅游者茫然无所适从地呆视着那些街头音乐家、玩扑克飞牌的、门卫森严的高档商店及饭店前的乞丐叫化子、兜售冒牌劳力士手表的、叫卖彩色小人书的、贩毒的、拉皮条的……林林总总，包你“买卖公平”。在一爿秒画店门口靠着一位青年，他的谋生之道即在于收钱与你纹枰对局，据其自荐，棋艺是相当精湛的，谓予不信，请君入彀。

另一妨碍行人漫步街头的是比比皆是的路边咖啡馆。人们在饱受嘈杂的汽车喇叭和缠人的乞丐的袭扰时，原想怡然自得地啜上一口清香的咖啡，聊以掩饰一下自己，殊不料路边相距仅两英尺处泊着的毕克牌车尾气管里正逸着咄咄逼人的废气。

街头路旁的杂物垃圾俯拾皆是，然而比起巨人体育场举行橄榄球赛后的情景则是小巫见大巫了。一场球赛下来，狼藉满地的垃圾袋堆积成山，足以令人生畏，仿佛整个曼哈顿已再没有可堆栈垃圾的穷街陋巷了。

人行道的另一功用就是栖身睡觉和看门守户，无家可归的人随处可见，这实在是城市的一大耻辱。

像波兰一样，在纽约什么都要排队，租车要排队、乘车要排队、兑钱要排队，泊车、吃饭都离不开排队，纽约人称之为“在队上”。我偶尔从电视上看到纽约梅茨队与休斯顿阿斯屈洛斯队在上个赛季的棒球决赛时，阿队的球迷们倾巢而出，乘上专车，在开赛的当天长驱直达赛场，买了球票后浩浩荡荡地入场时的壮观排队场面时，我被深深震慑了。在纽约这类比赛通常在几千张球票被电话订购后，平均每小时仍有 150 万个电话锲而不舍地“钉”住不放，占线现象固属难免，于是电话商店具有自动号码再拨功能的 GTE 2200 型电话机便应运而生，不愁无销路了。

纽约是个知识型的城市，又是出版业的都市，它拥有众多的博物馆、图书馆、大专院校和差不多 80 万名大学毕业生。教育被看得至为重要，一些居住在曼哈顿的父母早早地就把他们刚满 2 岁的孩子送进一种预备班接受训导，以便将来应付“理想”托儿所的入学面试，由此再在幼儿院、小学、中学直至上哈佛以完成逐级的教育深造。否则的话这孩子的一辈子似乎就完了。

这里是文人墨客的天下，一个区区报纸记者要想在纽约谋生就得聘有他自己的代理人！如果你在纽约报刊上写了一篇好文章，立时各代理人的电话便纷至沓来：有人问你原作是否有确切的人物原型？书商询问你是否有兴趣就某一专题撰写新书？制片商则千方百计地想购得文字材料的各类版权，并征询你是否愿意参加撰写关于拍摄场景的文字意见，或干脆“劳驾给改编个影视剧本”；名角演出团来电询问你笔下的那个蠢家伙如能搬上舞台的话是否

卖座？为此你先生是否愿意帮他一炮打红？……我曾写到过的那个以中央公园树洞为家的羞涩而内向的青年，在文章发表后仅几小时内就拥有了他的律师和代理人。最近听说迪斯尼正在拍摄一部关于他事迹的电影呢！

这个城市是成千上万名滑头作家栖身混迹之地。各类剧本的场景、小说的章节、肥皂剧的底稿、报章杂志上的撰文以及影视脚本等都是靠电脑写作生成的，这些东西经由电缆从一个终端到另一终端泛滥充斥于市。有个名叫勃鲁斯·斯塔克的经营了一家叫勃鲁斯电脑教习所的企业，他骑着小型摩托车穿梭于市井巷间，收集抄袭各类散文，良莠无分地输入电脑，以备那些滑头作家“文思枯竭”或“江郎才尽”时的不时之需。

报纸和电视新闻整天都在谈论着犯罪，要在其中每天遴选一个充满刺激性的犯罪故事，这在一个拥有 1700 万人口的大都市是轻而易举的，所以许多人都常年生活在恐怖之中。但即便如此，纽约就任何一种主要犯罪类型来看都还够不上全美十大城市之列。我在该市工作了 6 年，跑遍了所有地方，不管什么样的犯罪都曾亲眼目睹。

大多数电影都把纽约拍成一个肮脏、骇人的地方，这在其他城市里，通常商会和市政厅的成员们必然会对本市遭受如此贬蔑而“大兴问罪之师”。可唯独在纽约，对这类事似乎无人问津、宽厚至极。纽约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似乎总是一个罪恶的渊藪。一次，我百无聊赖地花了一天工夫从旁观察：每当从外州开来的汽车在经过林肯隧道的第一个红绿灯时，总有一群黑人青少年挥舞着橡皮扫帚，拦住汽车蜂拥而上，猝不及防的车主们往往吓得屁滚尿流，魂不守舍，许久才安定下来。原来这帮人的营生只是当你在停车或甚至减速时，帮你“洗尘”，冲洗一下挡风玻璃上的泥土，兜售某一汽车配件抑或提供某项服务，以期挣两个小钱，这只不过是生活在纽约的又一谋生之道罢了。一位先生告诉我这样一段经历：一次他

站在路旁等候横道线“通行”绿灯。殊不料骤然一低头，发现有人正帮他在抹油擦皮鞋。

我发现纽约也确有其无穷无尽吸引人的地方，但这绝不是说
我有时就不讨厌这个该死的地方了，我的确是这样想的。

（陈无忌 译）

纽约的生存空间

在纽约，也没人敢自诩有充足的时间与生存空间。你若有机会造访芝加哥的朋友家，他们通常会领你去公寓各房间转转，借以夸耀一番。可在纽约，人们蛰居在窄小的、美国宇航局机舱式的公寓里（当然房租也是系列规范的），许多人都在鸽棚似的阁楼里搭铺睡觉，因为在一般纽约人的卧室里经常不能同时容纳得下一张床和一架衣橱。可变式长沙发在这里大受青睐，来自日本这一狭长岛国的椅/床合一的“布団”在这异邦已相当普遍。此外，基于同样的原因，可折进壁橱的摩菲床、设计精巧的普尔曼橱房均十分行销。有位仁兄告诉我，他最近请在曼哈顿的一家专业壁橱设计商号对他家的壁橱作了番研究，鉴于空间局促有限，加上代价昂贵，因此必须做到对空间的适当合理利用。如果你想独具匠心、跳出寻常格局去改革一下壁橱内的隔层空间的话，一月之内至少有几百种款式可供参考，够你忙的！

纽约人执意不懈地寻找公寓住房的方式，似与搜寻那些横遭绑架的儿童之类事有异曲同工之妙：照例一样的竖招贴、挨户敲门问讯、甚至在报上查核讣告栏看是否有空房。我所认识的一名妇女竟辞去工作以便腾出足够的时间找住房。当他们最终能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段找到一处僻静公寓时，他们好像就感谢上帝至为满足了。

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纽约人好像都不常呆在家里。蜗居太

小诚然是原因之一，但众多的电影院、饭馆却不无引人去消磨打发时光的诱惑力。这里差不多每天有新饭店开张，每周有迪斯科舞厅营业，每月有新杂志创刊。在繁华的哥伦比亚大街上，有位朋友往一家尚在装修的饭店里偶一探头，发现一位施工作业的工匠正在预订座位，原来那位仁兄捷足先登地包下了饭店预定开张之日算起第一个月的固定座位。

纽约人都想躲避这一拥挤喧闹的大都市。可看来大家都往往将行动付诸于同一时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时还热衷于同一地点，像格列德洛克什么的。一次我带着儿子驱车去观看世界棒球系列大奖赛的首场开幕赛，却因交通堵塞被“焗”在路上整整两个小时。开赛后前两局比赛只能靠收听车上收音机的现场实况解说来“解馋”。试问世上还有哪个城市能承受得了这种家常便饭式的、每天两小时的际遇呢？许多纽约人挤在同一时间借助于火车、汽车、长途“巴士”、飞机，甚至直升飞机、双翼机上汉普顿度假消夏，于是该地房租“洛阳纸贵”呈天文数字上涨。为了便于承荷负担，一种“夏日均摊”制于是应运而生。参加者可以由两人或四人合伙租一处乡间住宅。所谓四人分摊制，就是一房一室中你可以在该卧室内陈设着的两张双人床中任何一张“占有”你份内的“半席之地”，你且别讪笑，因为按规定还有“分享”三用沙发的呢！

纽约人在拥挤的汽车或火车上读报时有着与众不同的拿报姿势，其根本目的无非是想尽可能地“节约”空间。通常在你阅读报纸正面时，旁人正津津有味地“分享”报纸的反面。另外，在地铁和饭馆里经常有人因挪不过身子而不得不“叨光领教”你的手表，以便掌握时间，因为有时邻桌之间仅两英寸之隔（经过笔者实地测量，绝非夸张），一天，紧邻我要的那份火腿乳酪包咫尺之“遥”，一对恋人突然争吵起来，女士当即珠泪涓涌，我窘迫至极，除了就近递上餐巾纸以俾她擦拭眼泪外，简直无所措手足了。

纽约人不像其他美国人，他们大多没有汽车。我认识的许多人

至对如何驾驶汽车一窍不通 这些人天生只会乘车 不会驾车。

纽约人没有汽车的原因之一是买得起却“养”不起。在市区许多地方一处汽车间的租金每月得花费约 300~400 美元以上，有些地方每停泊 3 小时收费 22 美元。我刚碰到的一位朋友以 3 万美元买了一处“汽车公管停车场”的泊车权，为此他每月以证券抵押方式需支付 407 美元外加零星的汽车维修保养费用。否则 在纽约街头泊车，就通常意味着要近似没完没了地为那该死的车腾挪地方。一位住在上曼哈顿西区的仁兄形容他的工作为“牧车人”社区居民将他们各自汽车的钥匙交给他，而他的职责就是把车停泊在不致收到警察罚单的地方。车主通常对自己汽车停泊的位置茫然不知 用车时只需唯“牧车人”是问。

要不然的话，你会发现自已得跻身于那些愤怒的违章者中间，缴付 100 美元的罚金以领回被警方扣压的车辆。他们叫嚷着、咒骂着、发泄着心胸郁积的牢骚，……最难堪的恐怕要数那些收银柜后的职员了 他们一边“公事公办”履行职责，一边还得“眼观四路”以便及时闪避违章者们扔来的各种异物。

(陈无忌译)

纽约的地铁

纽约的地下大动脉——地铁 纵横纽约地下，一天24小时运载几百万名乘客 挤起来像沙丁鱼罐头 热起来像烤箱 吵起来比警笛还要刺耳 脏臭气味之难闻 真令人恶心。举目一望 墙上、车箱内全是乱七八糟的涂鸦 点缀着“地下艺术品”。司机开车还算准时 乘客很方便 有时你骂它 说它是“罪恶的温床” 有时你不敢去接近它，因为它罪案累累。但它一旦停了下来，你才发现你少不了它。

纽约的地铁没有伦敦地铁的老和长，也不如东京和莫斯科的地铁乘客多，更没有华盛顿地铁那样的电子操纵设备。没有人否认纽约地铁又脏又臭又旧，又吵又闹又乱。但是到了纽约的人，却把纽约地铁当成一个游览项目去参观。因为它的正反两面正好代表了纽约，或者说是纽约的一个侧面，一个缩影。我们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坐地铁的。

纽约地铁是在1904年10月27日落成通车的。从那时到现在 纽约地铁已愈80高龄了。目前的纽约地铁，是由三条干线组成 全长239英里 共有458个车站，6000辆地下火车。深入地下最深处达180英尺 在有的车站里 地铁共有三层之多 地铁列车可在各自所在楼层的轨道上运行。

纽约的地铁，也有快车和慢车之分。快车数站一停，慢车则每站都停。在上下班时间，快车通常4分钟一次 其余则5~10

分钟一次，直到午夜止。慢车白天一般五六分钟一次，从午夜到早晨则每隔 10 分钟一次。所以有人说，纽约地铁一天 24 小时不间断地载运乘客的列车次数，要比伦敦、莫斯科和东京所有班次的列车的总和还要多，其方便足可称世界第一。

我们曾多次乘坐地铁。走进地铁入口处，付上 75 美分，售票员就给你一个代币，并给你一张纽约地铁图。你把代币塞进铁柜里，进车站的铁栏杆就自动开启，你就可以进入车站，不管换几班车 都不用再买票了，一张票可以从起点坐到终点。

纽约人几乎家家都拥有汽车，有的每人一辆，在一般人想象之中，乘地铁的人一般不会太多，其实不然，现在每天坐地的人 300 万。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这两段最繁忙的时间里，在每个地铁的站台上，都是人头滚滚，挤得满满的，那无尽的人就像流水一样川流不息。纽约人总觉得，乘坐地铁上下班，比起驾驶私家汽车来 不仅节油省钱 而且方便得多 特别是在能源紧张、油价飞涨的那些日子里。

纽约大都会的不卫生，闻名世界。我们万万没有料到，纽约卫生条件最差的地方 竟是这条地下大动脉。说它“经营管理不善”，以致到处脏得很 恐怕太不着边际了。说它“污秽”又怕用词不当。不管怎么说，当我们走进地铁，常常发现大堆大堆的废纸和垃圾，其散发出来的臭气，令人头晕目眩。

坐在隆隆作响的地铁车厢里 环顾四周 车厢的玻璃窗上和周围的墙壁上 到处是用青、黄、红、蓝、紫油漆书写的刺眼的无聊字句 以及不健康的漫画。这些“伟大的地下艺术品”实际上就是胡乱涂写。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称它为“乱写乱涂”。

这种涂抹之习古已有之，其古可追溯自罗马时代，我国古代文人雅士也好此道——涂抹。但像纽约地铁这样满车站、满窗满墙的“胡乱挥题”污秽不堪入目 则是美国这个社会的独创。

据《纽约时报》报道 这种“胡乱挥题”在纽约始于 60 年代末

期。相传，一个家住哈莱姆黑人区16岁的黑人少年将他的外号“德记”及住街门号用一种化学颜色笔首先涂抹在地铁车厢上，其他顽童群起效尤。此后，这种涂抹就像一阵旋风一样，很快吹遍整个大纽约区。真可以说是“一阵旋风”，而且内容越来越黄。从此，纽约地铁的列车，就好像披上了层层浓妆艳抹、七色缤纷的外套。久居纽约的人也许习以为常，不足为奇了。可是，远道而来的人看到这种“地下艺术”，却不得不提出：如此文明、现代化的纽约，为什么居然容许这样庸俗、低级、不堪入目的东西充斥地铁呢？

“胡乱挥题”画家有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车厢上，竟高6英尺，长达20英尺。这样的“伟大杰作”绝不是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完成的。据说，有的人是在深更半夜溜进车站的，有的人则先溜进车站，找一个秘密所在地，将一次又一次“发明”出来的彩色笔、油漆、喷漆隐藏起来。等到时机成熟，看准了某一节列车进站之前，将一切工具和颜料打成包，带在身上，溜上了车，一直搭进车场，找个地方再躲起来等待。等到沉静的夜色笼罩着大地，这时静悄悄地躺在车场上，一行行，一排排，一节节车厢便成了这些“地下画家”随心所欲、尽情发挥各自才能的画布。他们一画就是好几个小时，一夜又一夜。

到了1973年，纽约地铁6000多辆车的车厢，几乎每一节都给这些“地下画家”“偷袭”了。而那些车厢就披着他们的“杰作”，一列列地奔驰在纽约地铁的每一个角落。那个时候的纽约市长约翰曾有一句名言：“这种疯狂行为是与精神病有关”。但这些“地下画家”却有一批支持者，例如一位“地上画家”就说：“你站在车站等车，所有一切都是灰色的，突然开进来一节满是胡乱涂写的列车，就好像从拉丁美洲来了一束鲜花一样，使整个地方都明亮了起来。”

据心理学家分析，胡乱挥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当时美国社会思潮的一种反映。6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的时代，那

时越战正酣，民权运动方兴未艾，美国人对现状普遍不满。这种不满积压在心头，形成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无名之火。纽约地铁的“胡乱挥题”正是人们发泄这种心中积火的一种手段。

如果说“胡乱挥题”只是不堪入目的话，那么被称为“犯罪温床”的地铁，则使人心惊肉跳。特别是晚上乘地铁，总使人们忐忑不安。我们曾经收集了一年头三个月中在地铁发生的罪案材料。有的时候一天竟发生 40 宗之多。那年元旦，一名青年在车厢里遇到五男一女，一言不发，就遭刺死。过了两星期，地铁一个售票亭被暴徒浇上汽油放火，当场烧死两名女职员。二月间，一名 50 岁女乘客被强奸后杀死，存折两本被抢走。两天之后，一名在地铁打盹的乘客，被人在怀里塞上旧报纸，然后纵火焚烧。到了三月，一名女警察在地铁车站的走廊被持刀青年拦劫，惨遭强奸。

面对着这严峻的犯罪现实，纽约市长下令加强地铁内外的巡逻，甚至连警犬也出动了。可是犯罪率仍不断上升。纽约市大都会交通局，为防止人们遭到浩劫，提出了十大要诀，要人们注意：

1. 不要站在无人的月台上候车，因为歹徒容易作案；
2. 不要在车上打瞌睡，那样你的财物容易不翼而飞；
3. 平日乘车，最好在中间车厢，接近管理员，因为车厢首尾，歹徒较为猖狂；
4. 最好结伴而行；
5. 勿行近月台边缘，以免被歹徒推下车轨；
6. 行车时，不要越过车厢；
7. 车未停妥，不要抢先出站；
8. 物品失于车中，应即通知售票员；
9. 首饰、珠宝、财帛不可露眼；
10. 手袋要关牢，并注意安全。

纽约交通警出版的防盗手册中，还列举了一些职业扒手的暗语、黑话，引起乘客注意。

这一切只说明了一个问题，纽约地铁的确是一个“犯罪的温床”！

（于民生 余志恒文，小利摘）

纽约：充满矛盾的城市

当我们从肯尼迪机场乘车经过昆斯大桥时，眼前出现的是奇丽动人的景象：一排排摩天大楼竞拔青云，是那样壮观，好像世界上所有的摩天楼都集中在这里似的。那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纽约，实际上只是纽约的一个区——曼哈顿区。

可是，摩天大楼也有它并不讨人喜欢的一面。白天，哪怕是万里晴空，阳光灿烂，你穿行在摩天大楼群里，也难得享受到一点阳光。天空被摩天大楼挡住了，变得很窄很小了。到了阴天下雨，则又是另一番景象，有时大半个摩天大楼都被云雾笼罩着，有时细雨濛濛，有时大雨如注，摩天大楼在风雨飘摇中，天空似乎显得非常低矮，好像云要把人压扁了似的。

每当停电，发生火灾爆炸事件时，摩天大楼里的人可就热闹了。在 1979 年，世界贸易中心的两座 110 层高的姐妹楼，突然接到紧急情报，说有人在楼里放了定时炸弹，管理当局立即作了紧急处理，全楼的近百部电梯全部开动，将在楼里的近 80 000 人全部撤出来。撤的速度虽然相当快，但也还是花费了 105 分钟。

1977 年 7 月间纽约发生十几小时的大停电，至今还使纽约人有“谈虎色变”之感。那天夜间，万家灯火如同白昼的纽约突然停电了，顿时纽约的一切都瘫痪了。在那么多的摩天大楼里，电梯停止了，光明消逝了，一切用电力操纵的机械化、现代化设备都停止转动了，而摩天大楼里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则如热锅上的蚂蚁，在煎

熬着。

黑色的纽约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而不少纽约人就趁着这黑暗、混乱的时刻浑水摸鱼到处抢劫大发横财。银行被窃了，汽车公司遭劫了，大百货公司被破门而入，珠宝首饰商店被“光顾”。事件发生后，纽约被拘留的趁火打劫犯就达 40 000 人之多。十几个小时的停电，纽约就如此混乱，如此恐慌。如果一旦战事再起，空袭、炮击、核武器、原子弹……这现代化的城市可怎么办？

当然，摩天大楼并不等于纽约，纽约也并不是摩天大楼群的总和。纽约市是由大西洋岸边的几个岛屿组成的一座城市。纽约市政府下辖五个自治市，每个自治市都称县，享有县府一级的自治权。它们各自选举议员，出席联邦国会。

曼哈顿岛是纽约市的中心，称曼哈顿市，又称纽约县。它单独代表纽约市。一般人心目中的纽约市就是指的曼哈顿。曼哈顿是一个江水环抱，长 12 英里半，宽 2 英里半的狭长小岛。18 座桥梁和五条水底隧道把曼哈顿岛同纽约市属下的其他四个自治县以及新泽西州联接起来。在这样一个狭长的地域内，美国的大财团、大银行、大公司、大股票交易所以及美国著名的新闻、出版、文化、教育机构的总部，几乎都设在这里。纽约在美国和在全世界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的。

同曼哈顿相比，纽约的另外四个区的建筑物简直低如平房。就是曼哈顿区本身，它的南半部和北半部的差别也太太明显了。曼哈顿南部，高楼栉比，是大垄断公司的大本营，是富豪们的乐园；在曼哈顿北部，则是著名的黑人区，纽约的贫民窟。那里，楼房低矮，设备简陋，满街垃圾。曼哈顿的南部和北部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极富，一个极穷，贫富悬殊，没有哪个城市比纽约这样突出、鲜明。

一方面是亿万和百万富翁，另一方面却是入不敷出的穷人，这就是美国的社会现实。纽约更是如此。纽约的百万富翁最多，